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去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中國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人們特別注意到日本當局的表態。並把當今日本首相安倍和歷屆首相的村山和小泉的講話作了比較。

安倍的講話是不分皂白，沒有把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區分開來。

安倍說，「向所有的戰爭中的死者致哀」。就是說，侵略者戰死和對侵略對象國的大屠殺，都值得「致哀」。他還加上一句：「日本戰後世代不應背負謝罪的宿命。」

安倍的「宿命」

他的這話，就是說對受侵略犧牲最大的中國，要求日本侵略者謝罪，似乎過了頭了。但是，日本當局，歷來對侵略有認真悔改了沒有？中國人民承受了歷史上最大的民族苦難，日本當局會引以為鑑嗎？中國在戰後的寬大，釋放了大量的日軍俘虜，取消對日本當局應有的戰爭賠償，日本當局領情了嗎？安倍居然說出了「謝罪的宿命」，就是有點憤憤不平的樣子。光是口頭上的「謝罪」，那不是寬大得很嗎？取消賠償，禮送俘虜，提倡友好，全是中國人以德報怨的美德，安倍體會到了嗎？

安倍的前輩，前首相村山富市，在海軍的時候說：「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要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就是持強硬態度的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也說了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不過他同時在對「那場大戰中遇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深切的哀悼」。

安倍的宿命論，絕對有不忿的情緒。把侵略者的死亡和對外侵略犧牲別國人民的性命，相提並論，是不分皂白。如此的表現，肯定要為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

琴台琴瑟

潘國森

先前給一家五口簡批命理，結果都是「答非所問」，可以在此略談，供對此道有興趣的讀者參考一二。

興趣的讀者參考一二。

這家人爸媽都是七十後，三個男孩都是千禧後，仍在學。家長問財運，孩子問留學，都兼問健康。所問都是熱門問題，人之常情也。孩子的出生時間比較準，不大需要問事

命理談問所非答

「定盤」，家長就只粗知時辰。

「中介人」說可以就他所知，給點背景資料。這可不合「行規」，便說我先推算一下，再看對不對。住在北京「天子腳底」，還敢於超生兩次，家境定必富足。

起出一家五口的命造，無可避免要「答非所問」。兩夫妻都是天梁坐命對太陽的格局，同樣帶有獨特思想，都是喜歡挑剔的性格。詢之於「中介人」，果然。爸爸的事業已開展，財運實不必問，如常兢兢業業工作就是。媽媽是職業女性的命，那就不宜做全職家庭主婦，現在主力照顧孩子的學習和生活起居，實不宜多寬厚，凡事退讓三分，並減少對旁人不必要的批評指責，遠勝於一意求財。多賺錢而輸了感情，不划算。

發式生活

南台DJ余定發

其實當藝人，無論是電視、電影或電台之界別，大家除了穩守自己的崗位努力工作之外，也希望能夠可以參與其他的工作，得到多一些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事物，就好像自己主理是電台的唱片騎師，也希望多些拍攝及司儀工作，這些工作機會除了令到收入增加之外，當藝人最緊要就是曝光的機會，能夠讓外界認識多點自己，對於工作的機會也相信會有很大的幫助。

早前有一位電視台的朋友打電話給我，他問：「十二月沒有時間做一個司儀工作？而且還要去年日本的大阪。因為我撞了其餘的工作，所以沒有時間。」當時自己看過時間表之後，便發現有這個空檔可以接受這份工作。其實能夠有電台以外的工作機會已經很難得，而且這一份工作更加可以到其他地方進行，也算是寓工作於娛樂。

開心的工作

記得多年前有一家保險公司，因為他們選擇了中國青島這個地方的一間酒店舉行頒獎禮，邀請我那時當司儀。記得那一次也是一個很難忘的工作旅程，雖然前後也只逗留兩天時間，而且第一天是黃昏到達當地，晚上便舉行晚宴，結果晚飯的時間也沒有，需要完成工作之後回到房間才可以吃個夠，而第二天下午便乘坐飛機回香港。雖然整個工作旅程只有兩天，但自己從來沒有去過這個地方，除了可以增廣見聞之外，偶爾離開香港到別的地方工作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而這一次能夠有機會到日本大阪跟這間國際銀行合作，也覺得很光榮，而且因為自己也經常遊覽這個國家，今次可以既工作又可以旅遊，一舉兩得。其實這一次到海外當司儀工作之外，主辦機構也很希望我可以參與活動的流程，給他們一點意見，所以對於這個工作有着很大的滿足感。因為在這個行業工作了這麼多年，不多不少也有點經驗，特別是一些在晚宴上能夠令到在場每一個人可以盡情投入，跟他們玩遊戲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所以我也提議他們一起參與一個特別的遊戲，結果全場嘉賓也玩得很開心，希望他們也有一個難忘的晚上。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也可以繼續遇到這些難能可貴或可遇不可求的工作機會。

香。真的要走着瞧。

這對夫婦學歷不高，白手興家之後，自然關注下一代的教育，看來不大明白白孩子的功課，既幫不上什麼忙，經濟條件又寬裕，自然想送三兄弟出國留學。這樣又要答非所問了。

老大性格比較急躁，甚至有點頑固，教育重點應在培養寬厚性格，戒爭戒鬥。此子宜向藝術方面發展，按一般通俗的說法，恐怕不是讀書的材料，意思是說不必追求入名校得高學歷。遇上一家有幾個孩子，家長可能會認為老大學業成績好的話，可以作為對弟妹的示範，但是這個真的不能一概而論。所謂兒孫自有兒孫福，家長能管、能幫得幾年？如果老大不想升學，或力有不逮，上完中學也可以安身立命。

老二賦性聰明，處事靈活。他的「危機」不在學業是否順利，卻在於少年時要擇交遊。所以筆者對家長的建議，是不可給太多零用錢，以免招惹損友，亦不宜過早談戀愛。這也不能用強權高壓，只宜用柔性誘導來化解。若是二十歲前交了損友、惹了桃花劫，則選什麼科、上哪間學校反屬次要。

老三性格與運程毛病較少，最有繼承父母事業的潛質。家中有一個孩子，凡事一視同仁是挺難百分之百做到的，最要緊是讓他們相親相愛。

三個男孩都要成年後才適宜離開出生地發展，所以留學計劃可以暫時擱置。

全程「答非所問」，由「中介人」轉達簡單的批書。原來這對夫妻真的多有閒錢，一家的命造已經請人算過很多次，倒是潘某人說得特別詳細具體。這樣「答非所問」，諒對其一家更有啟發。

夢於棲鳥有

冬天的早晨，我從來都不願意早起，這個「早」是指清早五點之前，遲了就不讓人待見了。對我來說，這個時候的時間最為寶貴，打開溫和的檯燈，假在橘黃的燈照下讀書，滑動手機屏聽一聽音樂，就像品味一份美妙的甘飴。世間萬物都還在沉睡，惟我卻獨醒來，讓文字走進心海，讓音樂浸潤夜色，給晨曦一份等待，等待天空慢慢明亮起來，你能想像出生活甜蜜的滋味。除此之外，我還喜歡聽一聽窗外的鳥鳴。

早上醒來，天剛蒙蒙亮，紗窗上的空隙初露微曦，這時支起耳朵靜聽窗外，總有一些聲音穿過夜色飄然而來，那是一些住在附近的鳥兒。不是歡歌，不是鳴唱，而是牠們身體摩擦的聲音，牠們聚攏一起的聲音。翅膀與翅膀摩擦，身體與身體相偎，彷彿人類緊緊的擁抱。因為天氣太冷，所以擁在一起保護體溫。這是所有動物的天性。我聽見了牠們身體的顫動。然後，旭光出來，鳥兒醒來，伴着陽光的普照，這時候的窗外，才有清脆的鳥兒的歌喉。捨不得忽略每一次鳴唱，我總是把頭輕輕抬起，決不把這樣的機會耽於枕上，而漏掉其中的某一聲啾啾，或許，那就是天底下最好、最美的一曲。

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剛剛搬進一座樓房，夏天炎熱，就在臥室裡安了台空調，「分體式」機上的連接管貼着窗台穿過，正好安

個通向室外的牆洞打得除了能夠穿進管道，簡直還能伸過拳去，怪不得屋裡的窗簾總會無端地掀動，像被風輕輕吹起。這個秘密被我發現之後，便找了幾張報紙揉成團，找人小心翼翼地爬過去，把牆洞多餘的部分堵住了，報紙卻由此成了鳥兒們的「擴音器」，但凡有牠們弄出來的動靜，都被那團報紙擴大了聲音，躺在床上都能聽見。夜晚睡意朦朧，窗外的「窸窣」之聲就在耳畔。如果不去注意，你是覺察不到這些的，一旦注意了，那聲音就聲聲在耳。然而，我並沒有趕走牠們的意思，而是選擇了與牠們相安無事。從此每個黎明和夜晚，都有窗外的鳥兒作伴，牠們成了我與晨昏共同起舞的夥伴，我開心時，牠們要放聲歌唱，我歌唱時，牠們就默不作聲。牠們開心的時候高歌的時候，我就靜靜地聆聽。時光慢慢走過，牠們的聲音被我捕捉得纖悉無遺。「嗖——」那是牠們飛出小窩又飛回來的聲音，「撲棱——」那是牠們抖動翅膀，準備飛出窩去銜羽覓食的前奏。

直到數年之後，我都一直懷念那些擁抱取暖的冬夜和那些有着床畔燈照的時光。搬進新家之後，我仍住在樓上，無論怎麼把空調的牆洞打大，也沒有鳥兒來做窩了，鳥兒不會重複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人類所渴望所企盼的事。搬空的屋子不知住了誰家。空調已被牠們挪走，再有冬天來臨，鳥兒也不知還會不會住在以前的窩裡，那戶新住進來的人家，會不會和我一樣充滿憐愛地對牠？我有些傷感。離開鳥兒的日子，有時去外地采風，會有意無意地去接近。如若住的是林間之畔的小屋，自然不乏鳥兒的啾啾。與其說是牠

們跟隨着我，不如說是我追隨着牠們。我追逐着，繼續把牠當成我們以前的鄰居。總有些環境優美的地方，有鳥兒生活在那裡，並且發出歡快的鳴唱。那聲音悠長，清脆，婉轉，比我以前的鳥兒叫得要要好。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有隻鳥兒竟然落在我前面的路上，我向前走幾步，牠就往前飛一下，我停下，牠也斂翅，在地面上跳躍着，旁若無人。這樣的情形足足三四分鐘，我突然想要落淚。牠生得很美，我叫不出牠的名字。近年，攝影愛好者頗多，認識兩個喜歡拍鳥的朋友，和其他攝影家一樣，他們喜歡去遙遠的濕地裡拍鳥，為了拍攝不惜戈戈待旦，跋山涉水，生怕忽略最好的一瞬。他們傳給我的相片上，有鳥兒在荷箭上倒立，有鳥兒在樹林中展翅，紅羽、藍羽、綠羽，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鳥兒集於相冊，真是千姿百態。彷彿能夠聽見牠們「啾啾」一下飛起落下，春池湖畔剪水，花叢柳簾嬉戲。

也有讓人痛心時候。一次去江南出差，這個被譽為鳥類天堂的地方，走進飯館，菜單上寫着一盤鳥兒的價格。我心顫抖，那句挽救的話卻最終沒有出口，現在想想非常痛惜。前些日子在微信上看到，某地有人為了弘揚慈悲，準備要收購鳥類組織人去放生，當時就想，那鳥兒也不知來自何處，如果用羅網捕來再用以「慈悲」放生，那還不如不捕。佛若有知，也絕不信那些假虔誠真作秀之舉。須知道，那每一次的捕捉，要傷害多少鳥兒的性命？蘇軾有篇《程氏愛鳥》，究其深意，講的就是個「仁」字。凡之人情，皆出於仁。買鳥捕鳥而後放生，不過是為了贖以往的罪，挽回一個好聽的「名聲」。

百家廊

若荷

你的家教夠好嗎？

余似心

我退休後到了意大利一所私人美術學院進修，並當寄宿舍生。同學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齡，有較我年長，有較我年輕，大部分都是青年人。這留學生活讓我有意外體驗，更明白到我的兒女在外地讀書時的困難和心情，故此我視年輕同學如子侄般體諒和愛護。

和這群來自不同背景的青年相處，很快便從他們的個性和行徑中猜到他們的家庭教育背景和背景。有些是禮貌周周很守規矩，願意遷就別人，明顯是父母的家庭教育很嚴謹；有些是開朗活潑事事不計較，應該是來自幸福家庭。

最近課室發生了一件小風波，香港女同學突然接獲電話，緊張地站在一角回話。來自智利常投訴別人嘈吵的男同學提議她到外頭去應電話，女同學以外邊太冷拒絕，雙方產生輕微口角。收線後女同學大力踏地發出大聲響以示不滿，大家都看在眼里。

想不到事後智利男學生問我：「若果她（那位香港女同學）是妳女兒，妳會怎樣教她？」這真是個好問題！我想了一會應道：「我會教她到旁邊空置的課室講電話，不會冷也不打擾別人。但相信她的電話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分外緊張……事後踏地是不成熟的行為。」港女是驕生慣養的了，這番話同時想智利男學生學懂諒別人。

我們約十個寄宿生共用宿舍一個廚房，有一俄羅斯漂亮女生，終日和外地小情人視像電話，似乎目中沒有其他人和事，弄得一盤碗碟幾天不洗，宿友怨聲載道，我為了息事寧人代為清洗。不久櫃上又積滿她的骯髒食具一周不理會，宿友氣極，繪圖、箭筒、大字寫着「食具就像你人，別人不能代為處理！」誰知無論她在廚房做什麼都對那些天字抗議視而不見，且用過鍋爐後不關閘便離開。拿她沒辦法，一個英國女生替她把令人生畏的髒食具洗淨。

這位英國女生是個看來家教極佳的孩子，她經常發起大家一起清理和洗擦廚房。那天她對着俄女的髒物紅着眼說：「把廚房弄成這樣子，如何吃得衛生？這令我患鄉病更嚴重，嗚嗚！」我有點哭笑不得，攙着她安慰！

在父母送子女到外地學習前，請先想想：你們的家教夠好嗎？

沉迷網絡與隱蔽生活

小臻

前日看到一單令人悲傷的新聞報道，一位二十五歲失業失學多時的青年自縊身亡，其母透露兒子賦閒在家，數年來過着足不出戶的隱蔽生活。慈母悲痛控訴：「依家全部人都被手機網絡搞死咗。以前未出呢啲嘢嘅時候無隱蔽青年，如果無呢啲嘢，好多人都唔會匿埋，你話可以點解決？」又強忍喪子之痛，呼籲世人凡事應該從正面向出發，要積極面對困難，而非選擇抱怨。事件其實是社會一個縮影，時下情緒病、心理病的人愈來愈多，愈來愈年輕化。這位媽媽的話代表了社會上不少父母的心聲。

很想講科網確是為社會人民生活帶來很多方便，但請別編織太多夢給青年人，令他們不肯腳踏實地做事。人人等奇跡降臨，當發現沒有奇跡自然會變憤青。新一代人的價值觀愈來愈不正確。

身邊就有幾位患上問題的人，他們都是大學生、碩士生，或在讀博士學位；其中科大畢業的男生，畢業時正值科網熱，擅工易天之驕子，抱着不愁做心態，稍有不利輕易辭職。誰料科網爆破，突然失業，事事不順，高不成低不就，不想轉行試下，結果問題愈來愈嚴重，精神分裂，要食藥平靜情緒，一直在家庭隱蔽生活了十多年。父母害怕他出事，提心吊膽過日子，不敢想將來的日子怎麼辦。其他兩位是因為自我要求高，不滿足所擁有的東西，不斷同人比肩，搞到經常心理不平衡，情緒不好，靠安眠藥入睡。

「支付鴉」風波

理美美

更新〇二〇版，同步推出新功能「社交圈子」。但令人驚愕的是，該新功能的「玩法」非常詭異，首先規定某些圈子只能女性發帖，其次規定只有芝麻信用大於七百五十的用戶才有權對帖子進行評論和互動，不夠分的只能打賞。在這種玩法的過濾下，支付寶上快速出現了不少「校園日記」、「白領日記」等在內的幾個超火「圈子」，與此同時，支付寶還利用大數據進行推薦。而點進圈子滿眼都是肉，尺度大得好像成人社區。發帖的女孩子說着各種撩撥誘惑的話「打賞」，肉體下面芝麻信用超過七百五十的土豪各種「約嗎？」「多少錢？」的評論。在此需要科普兩個概念，第一，實現七百五十的芝麻信用意味着該用戶之前有大量且不間斷的消費，同時提交了各種實力資料，包括綁定企業郵箱及錄入車輛信息等，換句話說：謝絕窮人。第二，由於支付寶的用戶必須實名認證，所以這也就意味着不管照片是真是假，但那個發帖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貨真價實的女性，而且很大概率是年輕女娃。這也就是，作為全球最大的支付平台之一，手握四點五億用戶私人信息的支付寶，公開把年輕女性當成了一種商品，同時利用他們的信用體系篩出有錢的老爺們來挑選。對此，「國民老公」王思聰的評論簡短又到位，直指支付寶〇二〇「賣淫」。他在微博上同時配的那張「支付鴉」的圖，也因此為這場事件定下了官方名稱。

這件事的外界反響可謂而知不會小，包括很多女性提出抗議，認為馬雲這是在公開侮辱女性。而更多的男人則糾結在支付寶這一招到底是什麼用意？有人說是為了年底活躍度的KPI；有人說是為了推廣芝麻信用；有人說這是支付寶長期以來的社交之心不死，努力在擠佔百度貼吧和陌陌的「陌生人社交」市場；還有人說這是阿里在刺激大家進一步貢獻私人信息，以佈局未來的「大盤棋」……

十一月二十八日，央視和新華社都公開批評了支付寶，指其營銷要有底線。十一月二十九日，支付寶圈子功能下線，馬雲和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的董事長彭蕾發表內部信件就此事道歉，但字裡行間洋溢着不甘，怨恨那些「赤裸相見」的圈子壞了其他美好的圈子，最後責令清查所有「打擦邊球的圈子」……

但這真的是錯誤的根本嗎？至少小理覺得，支付寶不是微信，沒有必要、也不應該一直企圖補上所謂的「社交短板」。支付寶最根本的功能是支付、是信用平台、穩健、安全、可以被信賴才是它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及職責所在。每一個打開支付寶的用戶，都是想看自己的錢，而不是想看什麼圈，更不想看到自己的信息被濫用、自己的階級被亂分、甚至自己的身份被侮辱。